

黄河之水天上来

经典散文

中的

山川名胜



经典·看点



《伴随》编辑部 编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黄河之水天上来

经典散文

中的

山川名胜

经典·看点



《伴随》编辑部 编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之水天上来：经典散文中的山川名胜 / 《伴随》编辑部编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7
(经典·看点丛书)
ISBN 978-7-5317-2646-3

I. ①黄… II. ①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2548号

黄河之水天上来：经典散文中的山川名胜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封面设计 / 安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
开 本 / 700×980 1/16
印 张 / 27.5
字 数 / 374 千
版 次 /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6.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46-3

目 录

第一编 山 川

花溪一日间 (陈伯吹)	3
大明湖之春 (老舍)	7
春日游杭记 (林语堂)	10
白马湖 (朱自清)	15
听雨听风入雁山 (周瘦鹃)	18
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 (周瘦鹃)	21
黄山记 (徐迟)	27
直薄峨眉金顶记 (徐迟)	33
扇子崖 (李广田)	37
青龙桥站 (冰心)	44
黄山松 (丰子恺)	46
庐山面目 (丰子恺)	48
朝“武当” (臧克家)	52
镜泊湖 (臧克家)	56
北武当游 (王朝闻)	61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	64
游石钟山记	（季羨林）	69
独秀峰	（谢冰莹）	71
祁连雪	（刘白羽）	74
黄河之水天上来	（刘白羽）	76
峨眉山下	（郭沫若）	79
北平西山的红叶	（熊佛西）	82
泰山极顶	（杨朔）	84
香山红叶	（杨朔）	88
游鉴湖	（许钦文）	91
在草原上	（端木蕻良）	93
石湖	（郑振铎）	100
雾里峨眉	（吴祖光）	104
在福建游山玩水	（施蛰存）	113
天山景物记	（碧野）	119
松江半日游	（郑伯奇）	126
杭江之秋	（傅东华）	130
庐山游记	（胡适）	135
巴东三峡	（刘大杰）	141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	145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147
泰山日出	（徐志摩）	153
初冬过三峡	（萧乾）	156
雁荡行（节选）	（萧乾）	160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叶圣陶）	165

游了三个湖（叶圣陶）	169	目 录
太湖纪游（节选）（成仿吾）	175	
春夜过黄河（严文井）	180	

第二编 古 迹

松堂游记（朱自清）	185
潭柘寺戒坛寺（朱自清）	187
古刹（王统照）	191
芦沟晓月（王统照）	194
春游颐和园（沈从文）	198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徐志摩）	205
掷钵庵消夏记（苏雪林）	207
西京胜迹（张恨水）	214
法门寺（季羨林）	223
访沈园（郭沫若）	227
碧云寺的秋色（钟敬文）	231
风雨醉翁亭（何为）	235
云冈（郑振铎）	238
先农坛（许地山）	253
上景山（许地山）	255
钓鱼台（陈学昭）	258
金陵的古迹（石评梅）	261
不肯去观音院（丰子恺）	267
社稷坛抒情（秦牧）	270

香山碧云寺漫记 (端木蕻良)	276
曲阜孔庙 (梁思成)	281
芦沟桥的狮子 (谢冰莹)	286
岳阳楼记 (汪曾祺)	289
国子监 (汪曾祺)	291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298
湖楼小榭 (俞平伯)	303
崇效寺 (张中行)	312
香冢 (张中行)	315

第三编 城 记

重床值得留恋 (郭沫若)	319
成都的春天 (刘大杰)	321
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	324
南京印象 (朱自清)	328
昆明的雨 (汪曾祺)	333
桐庐行 (柯灵)	336
海南杂忆 (茅盾)	339
北平的四季 (郁达夫)	344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349
北平之恋 (谢冰莹)	352
济南的秋天 (老舍)	356
五月的青岛 (老舍)	358
北平 (郑振铎)	360

天涯（吴伯箫）	370	目 录
山阴五日记游（俞平伯）	373	
桂林的山（丰子恺）	377	
再游北戴河（陈衡哲）	380	
旅晋五记（施蛰存）	385	
成都散记（黄裳）	392	
苏州旧游印象钩沉（节选）（何满子）	400	
芙蓉城（罗念生）	409	
烟花三月下扬州（叶灵凤）	413	
山乡水国说池州（陈友琴）	418	
成都、灌县、青城山纪游（袁昌英）	422	



第一編

山 川



花溪一日间

陈伯吹

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

——丘迟

烽火几乎燃烧到了贵阳，我怀念着花溪，拉开了心幕，涌出一年前的回忆。这旧梦：温暖，美丽，依然像珍珠一般的鲜明。

经由图云关，到达贵阳。在城郊已望见了数十个烟囱；又看见了热闹的市街，富丽的店肆，以及熙来攘往的人们。虽然阴晦的天空，依旧暴露了“天无三日晴”的姿态；然而“地无三寸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的迹痕，似乎杳不可见了。

贵阳，已非旧时面目，曾经有人赞美她说：“地狱变成天堂！”其然？岂其然乎？所可惜的，只是高物价的天堂！

朋友很诚恳地向我说：“过贵阳而不上花溪，如入宝山而空手归来！”

这是多么诱人而且有力的劝告，于是我在候西南公路局的交通车时间里，在仅有的旅费中，支付了八个钟点，两百元法币，给了花溪；这也许是最最吝啬的一个游客了。

天空有微雨，却又仿佛射出阳光来，这是江南的一种养花天气，是阴晴莫测的天色，所以在旅店门口踌躇了好久，这又是“不成大事”的书生的坏脾气。侍役却在旁边告诉我说：

“先生！贵州的天气，在这早春的季节，老是这么样的；白天不大会下雨，可是一到黑夜，又得细雨绵绵了。”

我感谢他，也佩服他的善观气色，终于走出了门口。

在雨丝时飘时止，阳光欲露又掩的间歇里，蹄声得得，上坡下坡，我坐在荡动的马车上，断然上花溪去了。行行重行行，直等到走了两个半钟点以后，才迟迟地到了望眼欲穿的花溪。游客们都说“这马跑得不错；车子还快的”。我想到“路遥知马力”，一腔怨愤，也随着马的疲惫的嘘气声中，忽然间消失了。恰好此时淡淡的阳光，透出云层，把山野耀得微亮，精神不觉也就爽快起来。先在镇上小饭店里，吃了一顿简单的饭，因为时候已近午刻了。然后大踏步地走向花溪，可是失望得很，那是一块多么平凡的地方，和你普通的乡村一模一样。

不过，如果你嚼过橄榄的，你就得爱它那么样的滋味；她给予你的味道，也正是如此，当你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失望里，会愈走愈高兴，愈看愈惬意，直等到你走完了，看完了，还依恋地不忍和她分手。

真的，如实说来，花溪的确没有什么特致难忘的景色，或者艳丽动人的地方。她的美：只是在山，水，树木，花草，甚至于村舍和田野的均匀和配合，远在艺术的美感律上，所谓“多样的统一”。她是一盘谐和的彩色，她是一幅匀称的图案，她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少女，只浓妆，不浓抹。

我打从一条宽阔的田畦上走去，爬登蛇山亭。在亭里眺望到的是广大的地野，绿油油的一大片，下了山，绕过尚武俱乐部，再登观瀑亭。近看潺潺乱窜的瀑水；远眺黑压压一堆的碧云窝，以及整齐的侗家的房屋，那全是苗人的老家，令人涌起一股怀古的幽情。略低的柏亭，在另一座小山上和它遥遥相对，四周围护着翠柏。旗亭在它的脚下，国旗正飘扬在翠柏与红梅之上，从悠闲中扬起一股庄严来。防校亭在它的侧面，放鹤亭在它的后面，坝上桥在它的前面。又慢步下了山。在绿水白浪之上，慢慢地蹀过坝上桥，沿溪走着，左转再登××堂。在这里，可以鸟瞰整个花溪，景物历历可数；连田野里耕田的农人，山崖下凿石开道的劳工，伛偻徐行的贩夫，都成为点缀花溪景色的分子。花溪的美妙，即在于此，她与大自然打成了一片。至少在我个人的感觉

上以为如此。徘徊了许久，尽量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上去饱餐景色，几乎不想拾级而下了。既然走了下来，行地走着，走过麟山，这是沿花溪旁最高的一座山，从历乱的丛林的隙缝中，可以辨认出上面有一座跃跃欲飞的飞云阁来。可惜石滑泥湿，要用最大的努力才能爬得上去，怕的是登了上去，恣意四望，不肯下来，在再思三思之下，只得割爱。痴立在下面，抬头疑望了好一会儿，仿佛自己已经跃登了上去，效法阿Q的精神胜利，祈求山灵勿笑。再沿着花溪曲曲走回去，淙淙的水声，一直在后边欢送着。

一路走，一路低着头，默然地思量：

山冈、田野、溪水、划子、丛林、草坪、花圃、曲桥、农场、村舍、亭阁、沙洲、石屿、假山、鱼塘，这一些，装点了花溪的静的美。

风声，鸟声，笑语声溶化在淙淙的瀑声，潺潺的水流声中，配合上日丽，山青，水绿，田碧，松苍，柏翠，桥栏红，浪花白，以及花香，蚕豆香，就只有这一些，交织成花溪的声色之美。

“真正的平凡，也就是不平凡！”我自语着，不觉已经踱出了一座耀煌的牌楼，那是算出了花溪了。

在驱向归路的马车里，随着颠簸的律动，思潮一起一落，那些溪的景色，不绝地在我眼底里翻映。我想，如果我在天朗气清，风和日暖的暮春佳日，来尽情地鉴赏花溪，岂不更好吗？于是我埋怨我自己来得太早了。

当马车进入贵阳市的界石时，天空又飘起雨丝来，愈近贵阳，天色愈阴晦起来。我却又庆幸着能够安然来往于花溪的一个晴日间，纵然马车来回坐去了六个钟头，也不能不说是幸运了。何况如今还是战时时期呢？

烽火几乎燃烧到贵阳，我怀念着花溪，闭上了心幕，珍藏着这鲜明的回忆，不让她给心里的风雨侵蚀。更默祷贵阳无恙，为前方却敌的将士祝福。

【人物介绍】

陈伯吹（1906—1997），现代著名儿童文学家。上海市宝山人。从1927年出版报告文学《学校生活记》起，开始了文学活动。曾在上海编辑过《小学生》半月刊、《小朋友丛书》、《儿童杂志》、《常识画报》等。1946年5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儿童文学工作者联谊会。早期著有童话《阿丽思小姐》，小说《华家的儿子》、《一年来的中国儿童》、《狭的笼》、《寒夜犬吠》、《赣南印象记》、《乡心》、《海思》、《嘉陵江上纤夫曲》等。解放后出版了《一只想飞的猫》、《毛主席派人来了》、《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等。儿童文学研究著作有《儿童故事研究》、《漫谈儿童戏剧、电影与教育》、《儿童文学简论》、《漫谈寓言》等。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上海文联委员等职。



贵州花溪

大明湖之春

老舍

北方的春本来就不长，还往往被狂风给七手八脚的刮了走。济南的桃李丁香与海棠什么的，差不多年年被黄风吹得一干二净，地暗天昏，落花与黄沙卷在一处，再睁眼时，春已过去了！记得有一回，正是丁香乍开的时候，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屋中就非点灯不可了；风是一阵比一阵大，天色由灰而黄，而深黄，而黑黄，而漆黑，黑得可怕。第二天去看院中的两株紫丁香，花已像煮过一回，嫩叶几乎全破了！济南的秋冬，风倒很少，大概都留在春天刮呢。

有这样的风在这儿等着，济南简直可以说没有春天；那么，大明湖之春更无从说起。

济南的三大名胜，名字都起得好：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都多么响亮好听！一听到“大明湖”这三个字，便联想到春光明媚和湖光山色等等，而心中浮现出一幅美景来。事实上，它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湖中现在已不是一片清水，而是用坝划开的多少块“地”。“地”外留着几条沟，游艇沿沟而行，即是逛湖。水田不需要多么深的水，所以水黑而不清；也不要急流，所以水定而无波。东一块莲，西一块蒲，土坝挡住了水，蒲苇又遮住了莲，一望无际，只见高高低低的“庄稼”。艇行沟内，如穿高粱地然，热气腾腾，碰巧了还臭气烘烘。夏天总算还好，假若水不太臭，多少总能闻到一些荷香，而且必能看到些绿叶儿。春天，则下有黑汤，旁有

破烂的土坝；风又那么野，绿柳新蒲东倒西歪，恰似挣命。所以，它即不大，又不明，也不湖。

话虽如此，这个湖到底得算个名胜。湖之不大与不明，都因为湖已不湖。假若能把“地”都收回，拆开土坝，挖深了湖身，它当然可以马上既大且明起来；湖面原本不小，而济南又有的是清凉的泉水呀。这个，也许一时做不到。不过，即使做不到这一步，就现状而言，它还应当算作名胜。北方的城市，要找有这么一片水的，真是好不容易了。千佛山满可以不算数儿，配作个名胜与否简直没多大关系。因为山在北方不是什么难找的东西呀。水，可太难找了。济南城内据说有七十二泉，城外有河，可是还非有个湖不可。泉，池，河，湖，四者俱备，这才显出济南的特色与可贵。它是北方唯一的“水城”，这个湖是少不得的。设若我们游湖时，只见沟而不见湖，请到高处去看看，比如在千佛山上往北眺望，则见城北灰绿的一片——大明湖；城外，华鹊二山夹着弯弯的一道灰亮光儿——黄河。这才明白了济南的不凡，不但有水，而且是这样多呀。

况且，湖景若无可观，湖中的出产可是很名贵呀。懂得什么叫作美的人或者不如懂得什么好吃的人多吧，游过苏州的往往只记得此地的点心，逛过西湖的提起来便念叨那里的龙井茶，藕粉与莼菜什么的，吃到肚子里的也许比一过眼的美景更容易记住，那么大明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还真许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不论怎么说吧，这些东西既都是水产，多少总带着些南国风味；在夏天，青菜挑子上带着一束束的大白莲花膏莢出卖，在北方大概只有济南能这么“阔气”。

我写过一本小说——《大明湖》——在一二八与商务印书馆一同被火烧掉了。记得我描写过一段大明湖的秋景，词句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什么什么秋。桑子中先生给我画过一张油画，也画的是大明湖之秋，现在还在我的屋中挂着。我写的，他画的，都是大明湖，而且都是大明湖之秋，这里大概有点意思。对了，只是在秋天，大明湖才有些美呀。济南的四季，唯有秋天最好，晴暖无风，处处明朗。这时候，请到城墙上走走，俯视秋湖，败

柳残荷，水平如镜；唯其是秋色，所以连那些残破的土坝也似乎正与一切景物配合：土坝上偶尔有一两截断藕，或一些黄叶的野蔓，配着三五枝芦花，确是有些画意。“庄稼”已都收了，湖显着大了许多，大了当然也就显着明。不仅是湖宽水净，显着明美，抬头向南看，半黄的千佛山就在面前，开元寺那边的“橛子”——大概是个塔吧——静静的立在山头上。往北看，城外的河水很清，菜畦中还生着短短的绿叶。往南往北，往东往西，看吧，处处空阔明朗，有山有湖，有城有河，到这时候，我们真得到个“明”字了。桑先生那张画便是在北城墙上画的，湖边只有几株秋柳，湖中只有一只游艇，水作灰蓝色，柳叶儿半黄。湖外，他画上了千佛山；湖光山色，联成一幅秋图，明朗，素净，柳梢上似乎吹着点不大能觉出来的微风。

对不起，题目是大明湖之春，我却说了大明湖之秋，可谁教亢德先生出错了题呢！

【人物介绍】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二十年代至抗战前，历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员、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并从事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武汉，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工作，并任总务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到美国讲学并进行创作。1949年应召回国。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老舍著作丰富。主要作品有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话剧《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女店员》、《全家福》、《西望长安》；京剧《十五贯》等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老舍的作品语言通俗、幽默，被誉为“人民艺术家”。